

海水正蓝

张曼娟成名之作

张曼娟
著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海水正蓝 / 张曼娟著, 一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
2003.1

ISBN 7-222-03635-0

I. 海... II. 张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2) 第108147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23-2002-072号

海水正蓝

张曼娟 著

策 划: 段晓楣
责任编辑: 瞿洪斌 段雁
出 版 者: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地 址: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 编: 650034
经 销: 上海滇版图书有限公司
电 话: 021-64666373 64454620
印 刷 厂: 上海市中印刷装订厂
开 本: 850 x 1168 1/32
印 张: 8.75
字 数: 16.5万
出版日期: 2003年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7-222-03635-0
定 价: 18.00元



张曼娟

祖籍河北，生于台湾。
东吴大学中文系毕业，
先后获硕士、博士学位。
现任东吴大学中文系副教授，
讲授古典小说。
曾经主持过广播电视节目，
演出舞台剧，拍摄广告等。
最钟情于创作与教学，
梦想有一天能够开设一个爱情私塾。
兼任紫石作坊总策划。
企划多种文学作品。
荣获过台湾学生文学奖小说首奖，
文艺创作小说第一名，
散文奖第一名、文艺奖章等。



策 划 段晓楣
 责任编辑 瞿洪斌
 段 雁
 书籍设计 一步策划设计工作室

序

张晓风

我下课晚了，她在教室的走廊上等我。我们一齐到教员休息室去，休息室外是操场，操场尽处是溪水，至于山，则在水的那一边和这一边错叠着。

中文系研三的女孩，一身云白色的衣裳，黑发婉转依肩，问她最近如何？她说正在写一篇有关唐人传奇中人物性格的论文，手里却又拿着第一本小说的校样，面对这样的女孩是会令人对时空恍惚的。她是从洛阳古城繁花似锦的春天里走出来的吗？她所穿的是一尘不染的齐纨吗？这样好的秋天，这样好的校园，这样好的三年前小说课上教过的学生，这样好的第一本小说集，我竟答应为她写一篇序了。

曼娟，这样的名字和一段怎么的史迹系在一起呢？对我而言，她曾是名册上一个等待评分的未知，曾是大专小说竞赛中名列第一的熠熠荣耀的代号，她因此获得一笔在大多数人看来都颇为可观的财富（六万元）而她居然一口气又把它捐掉了。这之后，是读研究所，是陆续地读和写——以上算是既往的史料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的

海天正蓝

Hai shui Zheng lan
海天正蓝



未来史。每个作者的每一本书都只该是大漠行脚，每一枚慎重的留模，都是把自己全人作为印章来盖的钤记。但是，如果你要寻找那脚印的主人，她却已行在千里之外了。

谢谢曼娟一直让我分享她的光荣，如果容我苛求的话，则我会希望在她的渊仁之外，在她雅贍密邃之外，在她纵横流溢的才情之外再加一份霸气。

离开师承，离开少年英发的自己，有的时候可以是更深的回归——虽然其间有大冒险。

我与曼娟，虽有师生之名，也不过是曾将一得之愚与她分享罢了，而此刻说话的我已只是一个读者了。而你，任何在书肆里由于某种机缘而买了这本书的人，虽然身为读者，但如果你不惜将一己之见诚恳地告诉她，则你岂不是她的一字师、一句师或一见师吗？

曼娟不是一个只想听赞美的人（虽然她值得），故敢为出言如上。

目 录

1	序/张晓风
1	长干行
18	落红不是无情物
38	俨然记
59	永恒的羽翼
92	黄道吉日
117	乍暖还寒时候
153	今夜明月在荷塘
178	苏醒
205	阳光以外
232	海水正蓝

长干行

1

她是他二十几年回忆中惟一的温柔。

她的名字叫意婕。

长
干
行

她第一次出现在他眼前，只有五岁，穿着短裙，浑圆粉藕似的手臂上，套着一只鲜红的、晶莹的玛瑙镯子，稀疏柔软的发丝束在头顶，系着一条天蓝色的发带。微风吹过，裙上的荷叶边儿飘飘的，灿亮的发带飘飘的。她的小手握在她母亲手中，她母亲正和他母亲说话：

“你们能搬来真是太好了！这地方环境不错，就是偏僻了点，我们咪咪最可怜，连个玩伴也没有，附近都是野孩子！咪咪！去！跟小哥哥玩！”

意婕被她母亲推到他身边，他下意识地退后一步，她母亲开怀地笑起来：

“小男生还怕羞啊？你们儿子真乖，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！”

“哲生！”他母亲有些愠怒，拍着他的背脊：

“带咪咪去玩儿啊！你弹钢琴给咪咪听！”

两个小孩儿坐上钢琴椅，哲生有板有眼地弹完“河畔明月”、“平安夜”，意婕的眼睛又圆又亮，眨呀眨的，小



巧的嘴唇忘情地启着，他的双手平放在琴键上，转头看她：

“好不好听？”

意婕用力点头，她的童音又甜又软：

“好棒哦！小哥哥！你好棒！”

他微笑着，牵起她的食指，轻轻敲在琴键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意婕小小的身子一震，又紧张又兴奋，她扬声笑起来，双眼更晶亮了。他也笑，握着她的手指去敲其他的琴键，一连串杂乱刺耳的声响此起彼伏，她又叫又笑，他满心都被奇异的兴奋胀满了，于是，他也一直地、歇斯底里地大笑。

她很快地与他熟悉起来，他牵着她的手上学、放学，假日里，两家大人正好凑一桌麻将，他带她爬山、上树、捉蝌蚪。天晴的时候，他们爬到树上，可以看见家，看见爸爸办公的大园子，还有学校的操场，追逐奔跑的小朋友。下雨的时候，他采下野山芋的大圆叶，做成一把绿色的大伞，两个人躲在伞下，还是湿淋淋的。

“你不要叫我咪咪嘛！”她常有些小小的抗议：

“好像小猫咪的名字一样！”

他后来再也没有叫过她“咪咪”，一直都叫她“意婕”。她说的话，他全放在心上。他宠她、纵容她，原先有些孤僻的性格，也为了适应她，渐渐改变了。

有一回，他也对她生了一次气，只因为她对人说哲生是她哥哥。

“谁是你哥哥呀？”他满心不高兴，也说不上是为什

么，就是那样犯别扭。

“好嘛！好嘛！不要生气了，小哥哥……”她走在荷花池的边缘，低声求饶。

“叫你不要再叫我哥哥了——”他第一次对她吼叫。她一惊愕，“扑咚”一声滑进池塘。

不过是转瞬间的事，哲生用力抓住她，然而她的半截身子陷进了泥塘，他抓住她的手，却抓不住她继续下陷的身子，她喊叫挣动，陷得愈快。

“小哥哥——”她惊恐地望着他，怎么也脱不出这个可怕的泥坑。

“不要怕！”他的声音凄厉地：

“我拉你！拉你出来——”

哲生拼命拽住她，他是个细瘦的九岁男孩，拗不过整个神秘的黑窟，拉着扯着，他开始哭起来。

“小哥哥！我好怕！有人拉住我的脚啦！”意婕微弱而费力地嚷叫。他拉不动她，也无法向人求援，他知道自己一旦放手，她就会被整个泥塘吞没了。

“真的，有……有人拉我的脚啦……”意婕再度呻吟。他再也无法按捺心中的恐惧与愤怒，声嘶力竭，乱七八糟地狂喊：

“走开！走——走开！不要拉她！不要拉她！放开她！放开她——”

他恐惧她将离开他；愤怒有人将她抢走——他只有拼命，拼命地拉着他的意婕……她的身子活动了，多么神奇！他渐渐拖出她了，她在他的协助下，爬出池塘，瘫软

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作品精选

海
水
正
蓝

Hai shui Zheng lan



地坐在草地上，除了雪白的小脸，浑身都是污泥，她低头从足踝上解下一段水草，对他说：

“这个……拉我的脚……”

说着，眼圈一红，掉下泪来，由哽咽变为嚎啕，他也跟着哭泣。

他带着她找到一个水龙头，冲去身上的污泥，俩人坐在午后的阳光下，晒晒湿衣服。树上的鸟鸣聒噪，知了正卖力地嘶喊，卖枝仔冰和冰淇淋的小贩来了又去，他们只是坐着，没有说话，像在刚才的一霎间，成长了许多，不只是个六岁和九岁的小孩了。

她的鞋子，在方才的一场“劫难”中遗失了一只，要回家的时候，他替她脱下仅存的那只鞋，对她说：

“我背你回去！”

他背着她，提着她的鞋，往回家的路上走，那片荷花池塘在夕阳下分外美丽，却令他的心一阵阵惊悸。能够感受到意婕的心跳与呼吸，是多么美好，倘若……他想着，心底一阵酸楚，纷纷地落下泪来。

她回家后还是生了场病，差点转成肺炎。大人们事后也追问发生了什么事，她轻描淡写地说：

“我掉到池塘里面，哲生救我起来的……”那次以后，她再不叫他“哥哥”了。

“喝了水没有啊？”大人问。

意婕摇摇头，她父亲一把抱住她，宠爱地：

“好啊！虾蟆不吃水，太平年——”

一屋子的人都笑起来，她带笑的眼眸在他脸上一闪，

垂下头去。他的心紧紧一缩，缓缓舒开来，第一次切切感动，因她是个女孩。

2

上了中学，他们仍是形影相随。他高一，她初一，放学之后，在一起做功课，他的母亲最擅长烘焙小点心，他们边吃边谈，直到她母亲在隔壁唤她回家吃晚饭。

他一直没有放弃钢琴，并且自己练习谱曲，把他们共同喜爱的诗词谱成曲。初三那年，她抄了一首李白的诗，送给他，那是李白的长干行：

长
干
行

妾发初覆额，折花门前剧。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同居长干里，两小无嫌猜。

十四为君妇，羞颜未尝开。低头向暗壁，千唤不一回。十五始展眉，愿同尘与灰。

常存抱柱信，岂上望夫台。十六君远行，瞿塘滟滪堆。五月不可触，猿声天上哀。

门前迟行迹，一一生绿苔。苔深不能扫，落叶秋风早。八月蝴蝶来，双飞西园草。

感此伤妾心，坐愁红颜老，早晚下三巴，预将书报家。相迎不远道，直至长风沙。

他拿着那首诗，心头一阵酸涩，一阵激动，她那年正是十四岁呵！天！多好的一首诗。



他在当天夜里谱成了曲，重新抄写一遍，投进她家信箱。那天晚上，事情爆发了。

意婕被她母亲拖着冲进他家，他父亲不在，他母亲连忙迎出来，他开了大门，直视着她苍白的脸，她垂着头，短发零乱地披在脸上。她母亲朝他母亲咆哮起来：

“你们家的人太厉害了！你先生会做人，是主任面前的红人，凭什么欺负我们？哦！好事轮不到我们，却要调我们到那么远的鬼地方去？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你们要调走，我们也难过……”他母亲低声分辩。

“少来这一套了？冯太太——别在这儿猫哭耗子假慈悲！今天大家把话说清楚，我们哪里得罪你们？逼得你们借刀杀人？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？”他母亲转向他：

“哲生！带咪咪到你房里去……”

“干什么？干什么？”她母亲一下子暴跳起来：

“原来是你这个做娘的教唆你的儿子勾引我的女儿啊！当着我的面，你也敢——”

他母亲的脸色一下子沉下来，当她生气的时候，总是格外冷静：

“楚太太！我实在无法想象，你会说出这种可怕的话！你侮辱的不只是我和我儿子，还有你一手调养的女儿。”

意婕抖瑟地，张开嘴，发不出一点声音。她母亲扬起手中的纸张，走向他的母亲：

“我的女儿我管教不严，你的儿子也不见得是什么好

东西……你看看！这算什么？”

他母亲接过那张纸，好容易将冰冷愤怒的目光从纸上移开，望向他，清清楚楚地问：

“哲生！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他心中十分明白，明白母亲所要的答案，他只要说出事实，他没有“勾引”她，这是她送给他的……他的眼光转向意婕，他已算不清这是今晚第几次的凝望，但，她总不看他，总不抬头，窄小的肩膀抽搐着，不知是哭泣，或是恐惧？那份无助的凄楚，令他想起陷在荷塘中的她，挣扎而不断沉落……

“是我！”他猛地一喝，三个人都吓了一跳，意婕终于抬头看他了，她眼眶蓄泪，对他摇头。但，她已不可能阻止他了，他说：

“是我送给她的！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我喜欢这首诗，以为她也会喜欢，所以，就送给她了！我们并没有别的意思，为什么……”

“够了！”他母亲阻止他说下去：

“明年夏天就要考大学的人，哪里还有这个闲工夫？真是不像话！”

她母亲撇嘴笑了笑，酸溜溜地：

“反正我们就要搬走了！我只是要跟你们讲明白，我的咪咪可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女孩，以前是小孩子，在一起玩玩也就罢了。现在半大不小的时候，我可不希望哲生再来找她，万一……”

“你放心！不会有万一，我的儿子我知道——”

他凄惶地注视她，她也正盯着他，默默的，像在点头，又像摇头，咬紧了下唇。

她或许是放弃了，上学或放学，总要找同学作伴。他绝不肯放弃，就为了那首诗，就为了父母之间的恩怨纠葛，将一切都毁灭，让一切都烟消云散，他不甘心！她怎么能甘心呢？

他终于找到机会，那天放学，她终于一个人了，他一直跟在她后面，直到远离所有的人群，他走近她，低声呼唤：

“意婕。”

她握着书包的手臂缩紧了，脚步也加速了。他跟上去，再一次唤她：

“意婕。”

她拔足而奔，他跑得更快，一下子拦住她。她停下来，微喘地瞅着他，他深呼吸，也盯着她看。他们对望了一阵，她把眼光调开，望向天空。他下意识地随她仰望天空，秋天的蓝空中，澄净得一片云也没有。当他收回目光，才发现她哭了。

“不要哭……”他心慌地，鼻头也酸起来：

“我知道你妈妈不准我跟你说话，也不准你理我！可是我们没做错事啊！为什么要让他们影响我们呢？”

她把小手绢拧成一团，擦拭滚落的泪珠。

“记不记得小时候，我们多快乐？我现在宁愿自己还是孩子，长大了为什么这么烦恼呢？”他问她，也是问自己。她不说话，好容易抬起头，向他点点头，唇边似有

一个隐隐的笑意。他松了一口气，微笑地问她：

“我们恢复邦交了？”

她点点头，他开心地笑起来：

“我们明天——老地方见？”

她悄悄一颤，望着他，迟疑地点点头。他张开嘴，忍不住想欢呼，向上一跃，他说：

“你先回去吧！免得让你妈看见……”

她点头，向前走了几步，忽然回头看他，他站在原地，双手叉在裤袋中，向她说：

“明天见！”

她勉强现出微笑，困难地说：

“再见。”

一转身，她掩面飞奔而去，他诧异地跟了两步，她哭泣着跑远了，他不明白，她为什么这样悲伤地哭泣？

第二天，放学之后，走过她家，矮墙内的花草树木有些凌乱，他伫立在那儿，蓦地有些神经紧张，一阵风过，吹开了大门，他奔跑过去，穿过她家小小的庭院，站在一片空旷的客厅中，她搬走了！无声无息地走了！

一切都是静止的，如一场梦魇……他家烘焙点心的香味，融融地飘浮在空气中……

3

他如愿考上音乐系，离家去过住校生活，这是一个转折点，从群体生活中感受到乐趣，学习调适自己的人际关

系。大学以前的生活逐渐淡去，像云烟。然而，总有一丝薄云，柔柔地、软软地、淡淡地缠绕在心头……那个小女孩，他再没有见过她，听过她的消息，有时候，连她的面貌也模糊了。只有初见的浑圆可爱始终明晰，最后一次见面，她只对他说“再见”……一个自童年开始的朋友，到底是份怎么样的感觉？他也迷惑。

刚升上大四那年秋天，餐桌上，他父亲不经意地告诉他们，她的父亲肝癌过世了。他一惊，搁下碗筷，浮起她父亲那双爱笑的眼睛，拥着意婕唱：

“虾蟆不吃水，太平年……”

他悄悄找到他父亲的同事高伯伯，带他到公祭的灵堂。站在灵堂外面，望着披麻戴孝委顿灵前的意婕，他感觉像隔了一个世纪的久远。看不见她的脸，只见她一次又一次地叩头答礼，这女孩就是意婕吗？他远远地望向她。

高伯伯先走了，他仍站着，等着人们将她父亲的灵柩抬去火化，等着人们扶起意婕，将灵位和一些其他的東西交给她捧着，她几乎站不住，却勉强地迈着步子，低垂着头，向外走来了。他紧张得听见自己的心脏狂跳，盯着她走向他，终于，终于到他面前了！神奇的，她突然抬起头，望向她——瞬间，这张面孔，所有的记忆，全部鲜活起来。她瘦了，圆脸成了尖脸，眼睛更大了，盛满哀伤与沉静。他张大嘴，几乎就要喊出她的名字，但，她似乎是视而不见地收回视线，再度垂下头。他怔了，费力地闭上嘴，不能置信地望着她被人拥簇而去的背影。怎么可能？她不认得他了？她没有理由认不出他的，如果她是意